

编者话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在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积极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原平文史资料活页选刊》和大家见面了！

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行对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辑、出版是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它的出版，为在原平工作或在原平工作过的老年人士，撰写亲身经历的回忆资料等提供了园地。它既可揭露旧中国的黑暗，也可以揭露各种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既可以赞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志士和英烈人物，也可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辅助刊物；还可以为历史研究部门提供史实参考资料。同时，对于进一步团结为数众多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通过这种比较适宜的工作途径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原平文史资料活页选刊》第一期虽然出版了，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缺点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阅后能提出宝贵的修正、补充和批评意见。

目 录

编者话

崞县沦陷及光复…………… (1)

抗战初期西崞县武装斗争纪实

……………邢志尚 (5)

张培梅事略……………郭文周 (40)

征稿启事…………… (45)

崞县的沦陷及光复

王如阳辑供

一、县城阻击战及其沦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侵华，九月下旬，日寇坂垣师团突破茹岳口，侵占繁峙、代县。九月三十日，阎锡山在代县太和岭口行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繁峙以东的抗战军队退守忻口一线，阻敌南下太原。为了在忻口部署设防，延缓日军的前进，阎锡山命令晋绥军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任总指挥，率所辖田树梅、杜坤、段树华等三个独立旅九个团的兵力和一个山炮团在崞县城设防抗击；三十四军六十六师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率部两个团坚守崞县城以南的原平镇，拒敌南进，掩护国民党军队在五台、忻县一带集结，建立忻口防线。

王靖国率军奉命防守崞县城，声言要“焦土抗战”、“与县城共存亡”。令田树梅旅在城北郊的东、西桥村一带构筑工事坚守，段树华旅在城小东门一带设防。十月一日，日军从代县方向，沿太同公路，经阳明堡、郑家营等村镇，在飞机和重炮掩护下，进犯崞县城，向守军发动猛烈进攻，守军与敌在东、西桥一线展开激战，团长刘良相、石焕然阵亡，当天东、西桥阵地失守。之后，日军乘势攻城，曾一度

占领北门，后守城部队组织反击，夺回北门，继续据城阻击日军进攻，但没有采取机动行动，继续打击敌人，进行抵抗，坚持了七天，最后于十月八日凌晨分两路弃城撤退到滹沱河东岸后南逃，溃兵将重武器多丢弃在滹沱河畔，经过同川地区时，大肆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北庄头群众曾将入村抢劫的六名溃兵打死。王靖国十九军官兵弃城溃逃后，当天崞县城就沦陷了。

日寇占领崞县城后，对城内居民疯狂地进行了大屠杀，共屠杀无辜居民和王靖国丢弃的伤兵二千五百多人，烧毁房屋、庙宇两千余间，制造了日军在崞县境内的第一个惨案。

二、原平镇保卫战及其沦陷

十月八日崞县城沦陷后，晋绥军三十四军六十六师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奉命将前线三千多伤员由班村营盘转移到原平镇内，率领两个团的兵力守卫原平镇。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在动员老百姓转移的同时，侦察了地形，堵塞了城门，拆通房院，构筑工事，作了打巷战、打恶战的准备，下令坚守。

十月十日，日军从崞县城方向沿太同公路向南大举进犯原平镇，姜玉贞旅官兵与日军展开激战，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打死打伤了大量敌人。后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战斗十分激烈，守军防线数次被敌突破，经组织多次反击，始夺回阵地。

傍晚，日军继续增兵，集中火炮、坦克将原平南门城垣摧毁，日军冲入城内。姜旅长下令士兵坚守房院，督率部属

与敌展开巷战，血刃相交，在反复争夺的激烈炮火中，全旅官兵大部阵亡，姜旅长和两位团长亦以身殉国。当晚，日寇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占据了原平镇，未转移的三千余伤兵和数百名无辜居民惨遭杀害，镇内大、小商家二、三百户，民房一千二百户，在这场保卫战中焚为一片废墟，官兵和附近居民，死伤者达万人左右。

三、忻口战役及其失陷

忻口位于崞县与忻县交界地带，太同公路和北同蒲铁路都从这里通过，山水险要，是日寇进犯太原必经的重要关口。在十月上旬，日寇坂垣师团进犯崞县城、原平镇受阻击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忻口一线集结了八万余人的兵力，部署了忻口战役，由卫立煌任前敌总司令，负责战役的指挥。

十月十二日，日寇坂垣师团约五万余人进攻忻口防线，卫立煌、郝梦麟、陈长捷等统辖的国民党军队同日寇展开激战，守军寸土必争，顽强抵抗。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等主力部队在敌侧及敌后打击日寇，炸毁敌运输军火的汽车，袭击机场，焚毁和击伤敌机，有力地配合忻口战役。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自动地支援前线，抬伤员，挖战壕，对全面打击敌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战役中国共合作，一致抗战，国民党军队爱国将领郝梦麟、刘家麒等指挥和率领官兵英勇抵抗，坚守阵地，壮烈牺牲。战斗过程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军始终没有攻破忻口防线。

不久，另一路日寇攻占了娘子关和榆次，太原危急，阎锡山与卫立煌等议定于十一月二日将忻口防线守军撤退太

原，历时二十三天的忻口战役结束，忻口这个重要关隘沦陷于敌手。

四、日寇的投降和崞县的光复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二十六日，阎锡山派员接管了崞县日伪政权，收编了日伪军队，并委派了崞县县政府组成人员，王崇文任县长。同时，派晋绥军分别驻扎在崞县城和原平镇等，崞县全境从日寇手里光复，抗战就结束了。

接着，崞县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阎锡山政权和晋绥军的不断骚扰破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我晋绥野战二旅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解放了崞县城，敌总指挥暂编十九军二团团长沙良骥以下除被打死打伤者外，八百多人被俘，其中有日军十二人。在我军解放崞县城之后，原平镇守敌仓惶溃逃忻县，七月十四日解放了原平镇，崞县第一次全境解放。

同年十月，盘踞忻县城的晋绥军三十九师窜犯崞县，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我方先后撤出原平镇和崞县城。十月下旬，我晋绥野战二旅、八旅、九旅奉命参加晋中战役，由大同南下，途经崞县，崞县城守敌闻讯，于十月三十日夜，弃城南逃，十一月二日，在原平镇被我军围歼，打死打伤六百余人，俘虏八百一十九名，崞县全境重新解放。

抗战初期西崞县武装斗争纪实

邢志尚

(一)

红军东渡黄河后，给阎锡山军队以沉重打击，阎锡山对此极为恐慌，急电蒋介石请求出兵增援。蒋介石早想插手山西，于是委任陈诚为总司令，率兵十五万进入山西境内和阎锡山一道堵截红军北上抗日。

为了避免引起全面内战，我东渡的红军又回师陕北。这期间，阎锡山在其统治的地区里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和人员，进行了更加野蛮的破坏和搜捕。崞县的“公道团”、“防共保卫团”也是一步一趋。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抓不到我们，但为了领功请赏，竟把一些外来卖纸墨笔砚的小贩，钉锅补勺的工匠，穷苦要饭的乞丐，都加以共产党或嫌疑犯的罪名而杀害。敌人的屠刀是吓不倒共产党人的。这时，李三楼、李克让先后由北平回到了崞县，和我们一起在进步学生、教员、农民中秘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阎不抵抗日寇反而给红军增设障碍，热衷打内战的卑劣行径。人民群众并不是愚不可及，当他们听到红军打败仗的消息后，个个喜上眉梢、人人奔走相告，他们总觉得乌云遮不住太阳，苦尽甜来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然而，世事难料，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县芦沟桥挑起事端，历史又出现了一个曲折进程。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失守，日寇大举进攻。同年八月，大同、左云、右玉、繁峙、代县先后沦陷，崞县城也暴露在日寇的火力之下。逃难的群众、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整天过个不停。

严峻的现实迫使每个人都得对生活之路尽快作出抉择。我不打算离开崞县，正在开始联络地下党员、进步青年酝酿组建武装的时候，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李德贵从太原军官学校寄来的，文字写的很短，只是让我火速去太原，说有要事商量。过去，李德贵曾几次从军官学校给我来信，用“新的草芽必须与旧根共存”的比喻，暗示我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提醒我要注意斗争策略。他还给我寄过一些东北抗日联军的传单及军事活动小册子，给我提供了不少组建武装的宝贵经验。我估计李德贵已从另一条线找到了上级党组织，他来信叫我，也许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有关。于是，我稳定住其它党员的情绪，很快就赶到太原。在我走后不几天，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崞县城头也插上了膏药旗，阎锡山的地方官员、驻防的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所剩下的无辜百姓却遭到了血腥屠杀，一天之内死难者竟达二千五百余人，南北桥两河中的水都染成了紫红色……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中悲痛万分，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找见李德贵、赵镰等当年在崞县中学一起闹学潮的几位同学，彼此只简单地谈了些别后的情况。他们也得知了家乡沦于敌手的消息，大家都愤懑。

一天晚上，我们凑在一间小屋里，针对时局联系个人处境等问题关切的议论着，李德贵问我：“志尚，政治的腐败

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如今国破家亡，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我划着火柴，一边吸烟一边回答：“怎么办？依我看，你们过一段时间就要离开军校了，毕业后就可以当一个连排长，都是带兵的，最好选择一个时机拉出一支队伍来。我回去就上西山，也搞些人马打游击。我总觉得，咱们搞革命搞抗日，离开武装将是一事无成的。”李德贵笑着对我说：

“那咱们就这样定下吧，先分头行动，今后再会师。”大家听后都赞同我们的观点。李德贵又插了一句话：“志尚，你的情况我已和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谈过了，他想见见你。”我这时全明白了，李德贵确是代表组织和我接头的。他所提到的那位政治部主任可能是党内的主要负责同志。贾林（大牛店村人）当时坐在我的身边，他三六年初流落到太原，潦倒失意，后来靠近了李德贵、赵镰等人，又重新振作起来。他一听我们的打算，当即表示愿意和我同行。我用探询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李德贵，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于是我们商定，等见过上级负责人以后再定上路日期。（李德贵参加山西决死纵队任团参谋长，抗日初壮烈牺牲。）

第二天，我和贾林正等接头时间。不想，日寇的三十多架飞机象乌鸦一般黑压压一片低空盘旋而来，飞机发出撕心裂胆的刺耳尖叫，四处传来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房子炸塌不少，行人死伤无数。无可奈何，我俩只好跑向大校场的地道，地道里已有不少人，我们靠边挤着蹲了下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警报解除了，我们才钻出地道。街上非常混乱，哭喊声连成一片，我们不便在街上久呆，就找了个较僻静处商量了一下，认为今后的任务已经明确，眼下形势紧迫，早点回去更为有利。于是，我们跨过堆堆废墟匆匆上路。

离开太原后连跑带走，下午我们就进入了忻县境内。经过向逃难的群众打听，得知日寇已经占领了忻县城，我们只好从离城十来里的地方转道西山回到崞县境内。天已黑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累的够呛，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在离公路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找当地群众要了些饭，稍稍休息后又动身赶路，一直到了马家山村，才在那里安下身来。

翌日，我们返回了大牛店的南面山上。当我们刚爬上山头，老远就看见大牛店村的上空烟尘蔽日，经了解得知，一带鬼子刚刚在村里烧杀抢夺完，缩回了原平据点。我们急忙走进大牛店，只见面铺、油房、小学校都烧掉了，一个商号上的大掌柜、小伙子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街上每隔不远就躺着三三两两的死尸，一个土窑里竟抬出十几具尸体。不少大人小孩抱着失声痛哭……惨况真使人目不忍睹。

当时，整个崞县共分五个区，大牛店属一区，一区的区政府就设在这里。我悄悄对贾林说：“看来区公所里那些王八蛋们全跑光了，枪支弹药未必全拿走，咱们去看看。”贾林点了点头，同意我的想法。就在大牛店村里我们找了几个熟悉的青年，明确地讲到为了打日本鬼子，给受难的乡亲们报仇，开始组建队伍的意思。他们听后特别兴奋，都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干。随后，我们到了区政府的院里，四处一搜果然空无一人，竟轻而易举地弄到了十几支山西造的大枪和一些弹药。有了枪便有了实力，腰也粗了，气也壮了。我带着这支小队伍回到了施家野庄，占据了村公所，当即派人在邻村周围四处放风，大张旗鼓地开始招兵买马。由于日寇的凶残暴行，老百姓早已恨之入骨，加上乡亲们已知道了我是什么

人。所以，我们这一举动深得民意，很受拥护。本村和附近村里的青年纷纷响应，几天之内，前来报名的人就达数百名。我的兄弟邢成科当时十七岁，也召集了十几个小伙伴参加了队伍，本村的基本上编了队，外村的等候召集，队伍正式取名叫“崞县抗日义勇军。”

(二)

时隔不久，我八路军一二〇师北上抗日挺进到了崞县，师部设在轩岗镇。张宗逊率领的三五八旅驻扎在楼板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驻扎在阳武村。

有一天晚间，我正召集了一些人在村公所里就义勇军的钱、粮、武器等问题进行磋商，忽见门卫领着几个身着粗布军衣的同志走进了院子，后面还牵着两匹马，我起身迎了出去，热情地招呼他们进了屋。为首的是三五九旅的一个营教导员，他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并说：“老邢，王震旅长请你现在去一下，这是给你的信。”

天已晚了，王震旅长叫我干什么呢？我边看信边捉摸。本村的义勇军战士以为出了什么事，都暗暗替我担心，他们觉得八路军那么大的官儿找我，说不定是惹下了什么是非。我看过信，跟贾林交待了几句，便和三五九旅来的同志一起往外走。

也不知谁已把岗哨几十步设一个一直排到了阳武村村口，我身后还跟了七、八个义勇军战士。我再三解释：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自己也是共产党员，王震旅长叫我去是给分配任

务，并没有其它意思。他们这才退了回去。

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搞地下工作，见到了王震旅长后别提有多高兴了。王震旅长首先询问了当地的情况和组建义勇军的事情，我一一作了汇报，同时声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王震边点头边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王震旅长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建立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通过这个统一战线性的组织来唤起民众，团结各方面的进步力量，共同开展抗日工作。王震旅长让我从当地进步人士中提出名单，作为组建动委会的人选。我考虑了一下提出了李三楼、李克让、张大同、张步青、贾林、李阳、韩跃章等八、九个人，并具体作了介绍。我认为这些人里既有地下党员，也有进步青年，而且都是地方各界颇有影响的人物，组建动委会比较合适。王震旅长连连点头并一一记在本子上。他还谈了党中央有关抗战工作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我看时间不早了，便起身准备告辞。王震旅长说了句：“稍等一下。”便跪上炕去，从被子下边拿出两本小册子递给我，是边区用麻纸印刷的，一本是《延安印象记》，另一本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出门时，王震旅长又叮嘱我尽快在一区成立动委会，以便促进各区工作的进展。

当时，同蒲铁路已被我们切断，日寇只好沿公路进攻，施行点线占领。所以，崞县平川地区大部分控制在我军手中，这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我根据王震旅长的指示，开始着手筹建动委会。第二天，我先派人给自己提过名的人送了信，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近日到阳武村报到。一切准备就绪后，是年十一月初，在王震旅长的直接支持下，我们在阳武村于家街王兴坛院召

开了崞县一区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各村都派了两个代表参加。动委会成立后，由部队干部段兢担任主任，下设六个部，各部领导都由部队和地方上的同志分别担任。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抗日救国总动员，即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同时也行使政权机构职能。紧接着，我们又在一区动委会的院里（王兴坛院）召开了全区首次抗战动员大会，与会者约三百多人，其中有各村的村长，也有专门请来的各村有名的富户。贾林具体承办会务工作，特地调集了十几个厨师做了丰盛的酒席。王震旅长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并讲了话。他号召全区、全县的民众起来团结抗日，并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合理负担的政策。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不能任人宰割，只要全力抗日，经过艰苦奋战，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王震旅长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教育和鼓舞。阳武村的贺来章老先生是清末秀才，家境富裕，他主动带头当场捐款三千大洋，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会后，在部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一区动委会出色地完成了动员参军、征集军粮、钱款的任务。好些村子的青年都是成排、成连地参军，较大的村子里甚至编成整营，比较著名的有“黄牛连”、“神山营”等。在龙宫附近，我们没有半个月就动员起一个团的人马，移交给了三五九旅。

一九三七年年底，日寇完全控制了太同公路，崞县以滹沱河为界被分成两片，崞县西部地区属晋绥边区管辖，东部地区属晋察冀边区管辖。当时西部地区新划为四个区。继一区动委会成立不久，二、三、四区也先后成立了动委会，组建起了义勇军。崞县临时县委和县动委会也成立了，县委书记由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兼任，县动委会主任由二战区

战总会派来的刘籍山（南仲头村人，共产党员）担任。县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对我们开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同时也给我们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一区动委会成立后不长时间，段兢调回了部队。这时，我结束了义勇军扩军工作，接替了他的一区动委会主任并兼一区区长的职务。新的工作开始了，斗争也变得日益复杂。

一区驻有三五九旅的旅部，设有崞县一区的区政府和动委会，还有一支较大的义勇军队伍。这样，就成了敌人攻打的重点目标。一九三八年初春，崞县、原平、崞县城之日伪军开始联合向一区奔袭扫荡。三五九旅旅部鉴于敌强我弱，硬打硬拚对我方十分不利，同时考虑到新兵多尚待整训，所以决定撤往轩岗一带的山区（这时，三五八旅已离开了崞县）。

我先安排区政府，区动委会的人员随部队撤走后，又指挥义勇军的战士用石头把动委会的大门从里边堵死，然后撤离。这时，我们发现动委会的一个炊事员抱着一箱手榴弹要上大门顶部的阁楼。原来，他的全家六七口人都惨遭日寇屠杀，怀有深仇大恨。这次他坚决不走，决心以死相拚，为亲人们报仇，我一时说不住，只好派几个战士架着他撤出了村。我们走后不大一会，敌人就进了村，但他们扑了个空，气恼之下兽性大发，在阳武村和临近的西会等住过八路军的村庄纵火烧房，并杀害了数十名来不及转移的乡亲。

敌人走后，我们区政府和动委会又返回阳武村，一面帮助老乡重整家园，一面在全区范围内积极为三五九旅筹集粮

款。崞县有名的地头蛇张汉英看到我们对三五九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极大的支持，他简直是气极败坏、暴跳如雷，扬言不拔掉我这个“钉子”誓不為人。此人富户出身，平时横行乡间，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借兵乱之机聚集起几百亡命之徒挂上了阎锡山六十一军招牌，自称什么司令，明火执杖地给我们施加压力。

一天，哨兵跑回区政府报告，说张汉英带了一连人闯进村子。我知道这家伙此番来意不善，是要寻衅闹事的。便即刻布置了埋伏，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大一会儿，张汉英带着两个卫兵跨进我住的西房，其余的人分散在院子里和大门外。张汉英一进屋，傲慢地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把凶恶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他咬着下嘴唇，歪着膀子，晃动着脑袋，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你就是那个邢区长？！”

我泰然坐在椅子上，两臂叉在胸前，轻蔑地看着他反问道：“你就是那个张汉英？”

张汉英一愣，眼睛瞪了老大，他走到桌前伸出两个短粗的手指在我的桌子上敲了两下，喊道：“姓邢的，你放明白点！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给八路军的都是细米细面，而给我们的尽些颗颗蛋蛋？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眼！”

本来我的脾气就够暴躁的，一看这小子欺人太甚，顿时火冒三丈，兀地站起身来，指着张汉英的鼻子就是一阵呛白。我说：“张汉英，你算个什么东西！见了H寇往后退，见了百姓挺肚皮，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老实告诉你吧，谁打日本人，我就支持谁！今日你来此耀武扬威，莫非还想挟持邢某人不成？我倒要问你，你的居心何在！”

张汉英的卫兵一看我们翻了脸，伸手便摸枪套。我撇开张汉英，指了指那两个卫兵说：“想开枪吗？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想出这阳武村吗？”就在我们吵嚷的时候，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早已用手枪逼住了他三个的脊梁。这时，院子里也传来了“不许动！”“不许动！”的呐喊声。张汉英的脸变黄了，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口气也变软了，急忙赔礼道歉：“邢区长，这是兄弟的不对了。多原谅，多原谅……”我示意战士们收了枪，指着张汉英说道：“如今搞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今天给你留了点面子，你要再干坏事，小心点儿后路！”张汉英连连称是，仓惶带人离开了阳武村。聚在街上观望的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开了。有的说：“别看张汉英表面气壮如牛，可实际上是胆小如鼠。”也有骂道：“这帮人尽是些欺软怕硬的贼骨头！”

(四)

同年二、三月间，崞县中心县委取代了临时县委，所辖宁、静、崞、代、忻等县的具体工作，县委书记由晋西北党委派来的胡全担任，原陕北少共书记慕纯农担任组织部长，我当时任组织干事，我的公开身份是接替杨南柱（部队干部）县动委会组织部长的职务。出于工作方便，胡全、慕纯农的公开身份是县动委会的组织干事，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么交叉着，当时，中心县委委员中，地方干部有胡全、慕纯农、邢志尚，部队干部有曾德、杨南柱、叶述德。县动委会设在轩岗天主教堂里。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宣教科长王恩茂经常到这里帮助指导工作，这时牺盟会、工、农青妇

儿童团等团体也基本就绪。

我明着搞动委会的工作，暗里接受了王震旅长的指示，征粮筹款，调集武器，并把四个区的义勇军整编在一起，统一指挥调动，秘密准备成立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忻、崞、代游击支队（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后来这事不知怎么让阎锡山知道了，阎甚为恼怒，只是迫于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虽不便公开绞杀这支队伍，但还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取代它。

一天晚上，我正在动委会睡着，王震旅长的警卫员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小伙子年令不大，很精干。他告诉我，王震旅长叫我，我急忙坐了起来，带上手枪跟了出去。

到了旅部见王震旅长紧绷着脸，神态异常严肃，我便猜着一定有紧急任务。果然，我刚进门，王震旅长就以他特有的果断立即向我介绍情况：“阎锡山派来了一个旅长带了数十人，明天早饭后，就要下去接收我们动委会的部队。他还带来了县长，要成立县政府、公安局。这个是允许的，但他们是孤立的，你——”，王震指着我的前胸命令道：“今晚就带人下去，把四个区的游击队很快地集中在阳武村，刻上图章、挂上牌子，明确写上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忻、崞、代游击支队队部。先公开番号，然后派两个干部守住门，如果阎军交涉要见支队长，就告诉他们，支队长不在了，叫他们找我来，看他们能怎么样！我们这样做也是合法的嘛！”

我接受命令后马上回到了住处和刘籍山打了个招呼，便带了十儿人骑马直奔离轩岗镇二十余里的上阳武村。进村后，我首先让人找来村长李林云和另外几个村干部，还找来几个木匠，开始号房子，刻图章，钉门牌。同时写了几封鸡